

忆
往昔

□ 吴翼民

岳母去世六年了，时常想起这位慈祥的长辈，自然也会想起侍候过岳母五年的安徽阿姨小姚。

那年小姚应聘来侍候我岳母时已经六十好几了，却仍被唤作“小姚”。看着她清爽利索，再加上内弟引荐，我们是很放心的。小姚是个异常顾家的皖北农家女人，每月的工钱悉数寄回老家给丈夫，再由丈夫寄回她的零花钱。我们曾劝她不必如此麻烦，但她说这样才能显示她的贡献。家里急于翻造新房，她的工钱是翻造新屋的大头。

旧
时光

□ 王妙瑞

六秩传唱《洗衣歌》

“是谁帮咱们翻了身，是谁帮咱们得解放，是亲人解放军，是救星共产党……”手机短视频里几个老太太边唱边舞《洗衣歌》，想必她们年轻时就爱唱这支歌。

50年前，我看过《洗衣歌》的现场表演，那是四川达县军分区宣传队来慰问演出，其中有一个文艺女兵叫刘晓庆。《洗衣歌》传唱至今正好60年，这首歌曾在1964年荣获全军第三届文艺汇演一等奖，其中领唱演员朱碧淞，是西藏军区文工团唯一的上海女兵。她家住黄浦区新昌路，从小喜欢唱歌跳舞，曾在行知艺术学校就读，不到18岁被总政歌舞团特招入伍，进了声乐队兼报幕员。1958年，21岁的朱碧淞报名进藏，3年后原本可以回北京的她却选择留藏。

在北京演出时，上海姑娘朱碧淞曾受到老市长陈老总的称赞，并将她

翠珠

翌年，她家真要翻建新屋了。上梁前，她提出要请假回去，说是上梁是大事，她这个主妇必须到场。我们嘱咐她，如果十天来不及，滞后几天也没问题。小姚一走，岳母接来我家，我和妻子搭手照顾，白天还不怎么讨手脚，夜晚则烦琐很多，频频起夜不说，还拒绝人陪侍，更不肯用尿不湿，第一夜就从床上跌下来两次。次日小姚打来电话，问老人家情况，我们只能支吾应对。嗣后的几天里，小姚多次来电，并一再说争取早回。

说是请假十天，只一周，她就回来了。一问，还有五天上梁，她却等不得了，怕“奶奶”水土不服。我们笑说住自

介绍给了周总理。朱碧淞1937年在上海淞沪会战期间出生，父亲为她起了“碧淞”的名字，纪念淞沪之地碧血抗战的那段历史。后来每当西藏军区文工团进京演出，周总理就问上海姑娘来了吗？

当年，部队走出军营到地方开展群众工作，我的中学同学、战友谢妙昌在永川县机关，朱碧淞在县电信局。素不相识的两人在新华书店偶遇，一次聊起《洗衣歌》，朱碧淞才说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纪录片《旭日东升》，开篇的《洗衣歌》就是她领唱的。后来经谢妙昌牵线，我才认识了秀气端庄的朱碧淞。

朱碧淞转业回上海之后，在杨树浦发电厂工作。她帮助厂里排演过《洗衣歌》，到复旦大学演出时深受欢迎。后来，她想回归本行，去上海歌舞团面试时，擅长的高音唱腔发挥欠佳，说是气提不上来。不久后，朱碧淞查出罹患颗粒细胞白血病，去世时年仅39岁。

己女儿家哪会水土不服？说话间，发现她右手大拇指裹着纱布，料是造房子受伤了，她却说是剥“紫玉毛豆”受的伤。

“紫玉毛豆”？一个久违的雅称。那时正值大好秋光，田野里毛豆成熟，无锡叫“稻熟毛豆”或“卡死鹅”，雅些则叫“紫玉毛豆”，想不到皖北偏僻的乡下也这么雅称秋天的毛豆？不过，剥毛豆弄伤手指倒是头一回听说。她笑着解释：“乡下紫玉毛豆多，自留地和屋前屋后的角角落落都种。家里造房子用工多，吃饭的人多，紫玉毛豆是百搭菜，放荤菜和素菜都好吃，于是我一有空就剥呀剥，剥了两大脸盆。谁知指甲剥伤了，要不然，我还会再剥上个几脸盆，省点儿钱，也让老头省点儿力呢……”小姚说是用土法治疗，用香烟熏熏就会好的。于袅袅烟气里，我发现眼前这位相貌寻常的农妇，变得好看了许多。是嘛，她本就有个好听的名字——翠珠。

“翠珠”不就是又香又糯的“紫玉毛豆”么？



泉流峭壁
(中国画) 陶亚杰作

父
亲母亲

□ 胡海明

白色帆布工作服

父亲是炼钢工人，一年四季，厚实的白色帆布工作服是他的标配。记得20世纪80年代初，父亲光荣退休，我跟着父亲去车间更衣室协助他整理个人物品。看见橱柜里叠放整齐的白色帆布工作服，我说：“这两套工作服不要了吧？”父亲沉思片刻，语调略显低沉地说：“带上它吧！”

回到家，父亲没闲着，把两套工作服放在搓板上，涂了肥皂，用猪毛刷子里里外外洗刷了一遍。晾干后，父亲把两套洁白的帆布工作服郑重其事地放进了五斗橱里。

父亲虽然“解甲归田”，可心里老惦记着工作了四十多年的炼钢车间。因为厂子离家不远，父亲过段时间就会骑着那台伴随他多年的“老坦克”去曾经“战斗”过的地方走走看看，有时还会向车间领导提一些合理化建议。有一年，车间换了年轻的主任和书记，他们来家里探望父亲这位见证新中国火电发展历程的第一代产业工人，并诚恳邀请他

去给年轻人讲一讲那段“激情燃烧的火红年代”。去厂里作报告的那天，父亲一早四点多就起床了，他从衣橱里拿出帆布工作服，别上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徽章。我看见他这身打扮，便对父亲建议道，您已经退休这么多年了，还穿工作服？父亲斜斜我一眼，轻声说：“你懂什么？穿上它，心里感觉无比踏实！”

那一天，父亲讲了许多厂子艰苦创业的往事，充满激情的讲述竟像“单口相声”，让年轻人听得津津有味。原定一个小时的报告，在车间领导和年轻人的强烈要求下，又加了半小时。

居委会书记了解到父亲是新中国第一代产业工人，就像觅到了宝，每逢寒暑假，总要请父亲开讲。每次给孩子们作报告前，父亲总会精心准备报告内容。每次作报告，他总会穿上那身帆布工作服，戴上党徽。

前几年，父亲身体每况愈下，弥留时还惦记着工作服和中国共产党党员徽章……回到家，我从衣橱里取出帆布工作服和“在党50年”的纪念章，父亲兢兢业业的一生就像放电影，浮现在我的眼前。

老
夫妻

□ 蒋赛娟

老肖走了，之前他患家族遗传“慢阻肺”已有两年多卧床不起，病魔折磨得他很受罪。

老肖是个普通的老知青，1969年3月到江西乐安县插队，1970年抽调进了当地工厂当工人。后来被调到物资局，从一个采购员一步一个脚印当上经理、局长。我们那几届知青大多数没得到更多的学习机会，但不管在什么岗位他都勤勉好学，尊重师傅。有一年全局人员工资都发不出，新来的局长说谁有办法搞到计划外钢材，给予20%重奖。老肖跟局长说钢材单价基数高，20%是不小的数字。局长说，你不要管嘛，搞到了肯定兑现。于是老肖连续半个月，每天从乐安到南昌带着车辆跑一个来回，凌晨三四点出发，半夜十二点回来，结果年底把计划内和计划外的钢材全部拉回来。年底全局员工发出工资，还发了双份奖金。他把所得奖励也按不同分工发给大家。

老肖为人大度，以德报怨。他当经理时，有个职工违规被他批评不服气，将他打伤住院。后来这个职工出了车祸，一度成为植物人。老肖不计前嫌，亲自到有关部门申请，为他办理致残丧劳提前退休领取养老金，解决了他的生活困难。

老肖长期与物资打交道，本着“不利于公司的事坚决不做、不义之财坚决不收”的原则，哪怕县长批的条子都不买账。而农村生产队急需的物品，没有条子也给货。老肖的这份坚守，现在想想真不容易。因此，我们两个儿子回上海读书时钱都不够，我问同学借了学费生活费给孩子读书。老肖心里很难过，觉得身为男人，连孩子学费都挣不来。我安慰他，我们不做违法乱纪的事，借钱给小孩读书也堂堂正正，以后孩子毕业再还就是。

老肖把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了江西这片红土地，不管什么境遇，从来没有牢骚和怨怼，总是满怀感恩。老肖，老伴儿，一生平凡，但善良大度有担当。

老
肖快
人快语

□ 高汉良

当年那个“大世界”

20世纪50年代，我住在老西门附近，离大世界很近。那时经常和弄堂里几个小伙伴去人民大道踢球，踢好球兜到大世界门口，隔着大门往里看：唉！门票好贵，只好悄悄离开。

有年过新年，大人给了“压岁钱”，我们心又活起来，我和隔壁的关云、后弄堂的阿三头一起商量：结伴去玩大世界！12点开门，我们11点就去等开门。一进去就被里边的“哈哈镜”迷住了。三个人你笑我，我笑你，对着哈哈镜一会儿变成“长脚螺丝”，一会儿变成“矮冬瓜”……

我们兴冲冲往里走，露天广场上杂技和魔术才刚开始，两个小丑在台上表演。阿三头在我耳边讲：“你看呀，他们跌跤都是装出来的！”关云佩服得五体投地：“漂亮，高台踢碗真厉害！”不知不觉一个多钟头过去了，阿三提醒大家：“一

直看这个，时间没啦。”“对，快点调枪头！”三个人急匆匆朝楼上跑，上面的剧场更加多，这里在演沪剧《罗钱钱》，那里在演京剧《四郎探母》。再奔到三楼，东面演越剧《追鱼》，西面演淮剧《年青的一代》，还有评弹说书《啼笑因缘》和宁波滩簧《半把剪刀》等。这么多好戏到底看哪个？后来决定看滑稽戏《三毛学生意》，又笑得我们前俯后仰。

从滑稽戏场子出来，大家肚子饿了，我们就在大世界吃晚饭。眼前摊档灯火通明，热气腾腾，香飘四溢，有盖浇饭、排骨年糕、油豆腐细粉……旁边的冰柜上摆满了鲜橘水、冰镇酸梅汤、沙士水、紫雪糕、大冰砖等。

吃好晚饭，我们又跑到屋顶花园登高望远，能看到南京路上车流不断，国际饭店霓虹闪闪……难怪人家讲：大世界是上海滩的窗口，外地人到上海，要是没有来过大世界，就等于没到过上海滩！